

羅喬綾：我們的身體裡藏著一個小孩

撰文／張晴文 · 攝影／陳明聰

羅喬綾的畫經常得到「可愛」這樣的評語。但是在她眼裡，這些作品和可愛沒有絕對的關係。她的工作室就是住家的一個房間，一關起門，家事、家裡愛玩的兩隻貓和一隻好動的狗都被隔絕在外面，就能放心地待在這個屬於自己的小空間。



羅喬綾 紅鼻子先生 2009 壓克力顏料畫布 45.5×53cm

自從兒子BonBon出生之後，也只能趁著小孩睡了才有時間畫畫，要不，小夫妻只得換手照顧五個月大的嬰兒，輪流工作。

接受學院的訓練，再想擺脫某些慣性的制約不太容易。這些畫看起來很拙，卻還得要誠懇。「以前在北藝的時候也是畫人物為主的創作，但看起來比較憂鬱一點。寫完碩士論文我覺得很想要畫這一系列作品。其實不只是繪畫，我的錄像、攝影作品，也是在講童年記憶之類的事情，好像一直在挖掘以前的或者片段的東西。後來，自己覺得抓住現在的也不錯，想畫一些看到的人，或者幻想的朋友。我的同學說，妳看妳以前寫的字跟現在的字很不一樣，整個變成正常人，很樂觀。以前我畫圖常常都是心情不好的畫，後來也不想只把心情不好畫出來，重複那些心情不好沒有意義，不想

把壞心情投射給看畫的人。我希望畫出會給人一點點溫暖，或者還有希望、還有可能的感覺。」

羅喬綾的一系列肖像創作大概從2009年的〈紅鼻子先生〉開始。這幅畫不大，一個紅鼻子小男生的臉佔滿了畫面。這件作品像是不知道哪裡來的使者，之後

帶了一個接一個的朋友來到羅喬綾面前。「也不知道他怎麼來的，突然就來了。可能也是慢慢地就變成這樣。畫了這張之後覺得想要畫更多，就沒有停了。想看看自己可以畫出多少個朋友。」

人物不會沒來由地出現在眼前。可能他們就是某種理想人類的化身。可能畫出這些畫的在幸福的生活之外還需要某種深刻的安慰。那種安慰是在召喚記憶深處不願隨著時光淡忘的某種感情，非常寶貴的東西，那和後來遭遇的任何美好都不抵觸，但再也不會相同。

也因為實在太有感情，羅喬綾從工作室的一堆作品裡抽出〈紅鼻子先生〉，竟像是向我介紹一個朋友。「我覺得他好像很溫暖地在跟我說話。」

「我想要畫很多表情在跟我說話。」



羅喬綾在八里的工作室（攝影：陳明聰）



羅喬綾 剪刀石頭布 2011 壓克力顏料畫布 100×100cm+14×14cm



2009年的另一件作品〈蘋果樹與小學生〉，畫的是一個穿制服的小孩站在一棵蘋果樹前展示自己畫的蘋果樹。我想這個小學生帶有幾分隱喻的味道，或許就是羅喬綾投射自己的一個角色。站在世界的面前，她以僅有的方式來再現她所看到的世界。話可以說到多簡單就好？那個複雜的真實包藏了太多細節。小學生的黃帽子看起來好重，箍在她的頭上。這頂帽子是不是暗示著學習的開始？可是學會太多事情之後，人就不再可愛了。

尼爾·波茲曼（Neil Postman）曾經在1982年的著作《童年的消逝》提到媒體發達的社會，正殘酷地讓童年這個概念漸漸消失。他將童年視為一個社會概念，而不是嬰兒之類生物上的分類。他寫道，兒童這個概念在羅馬時代才逐漸被發明出來，當時的人認為成人必須隱藏他們的祕密，不讓兒童知道。兒童和成人是有差別的。他引用盧梭（Jean-Jacques Rousseau）在《愛彌兒》（Émile）的言論：

「閱讀為童年帶來許多禍害，因為書本教導兒童談論自己一無所知的事。」文字的世界是成人以人為的符號象徵記錄下來的各種祕密，在文字的世界裡，兒童遲早必須成長，從中了解文化。他更推斷，中古世紀時期，人類的童年在七歲的時候就結束了，因為這個年記的小孩已經可以駕馭語言。換句話說，童年被用來形容某一個階段，當嬰兒有能力說話時，嬰兒時期就結束了；童年則始自兒童開始學習、閱讀。尼爾·波茲曼認為當近代傳播媒體急速發展，所有的訊息無差別地來到兒童和成人的面前，成人不再擁有兒童未知的祕密，那麼，成人和兒童的界線愈來愈模糊，不僅小孩子日漸大人化，大人也日漸兒童化。

羅喬綾的創作多少和自己的經驗相關。在她畫裡總是眼睛閃爍光芒的小孩子們，在充滿大人的世界裡替她圈出一個保護區。眼前這個脫離童年已經很久的畫家，不是哀悼童年，也不是藉由創作來補償錯失的什麼時光，而是在



羅喬綾 雲霄飛車 2010 壓克力顏料畫布 80×100c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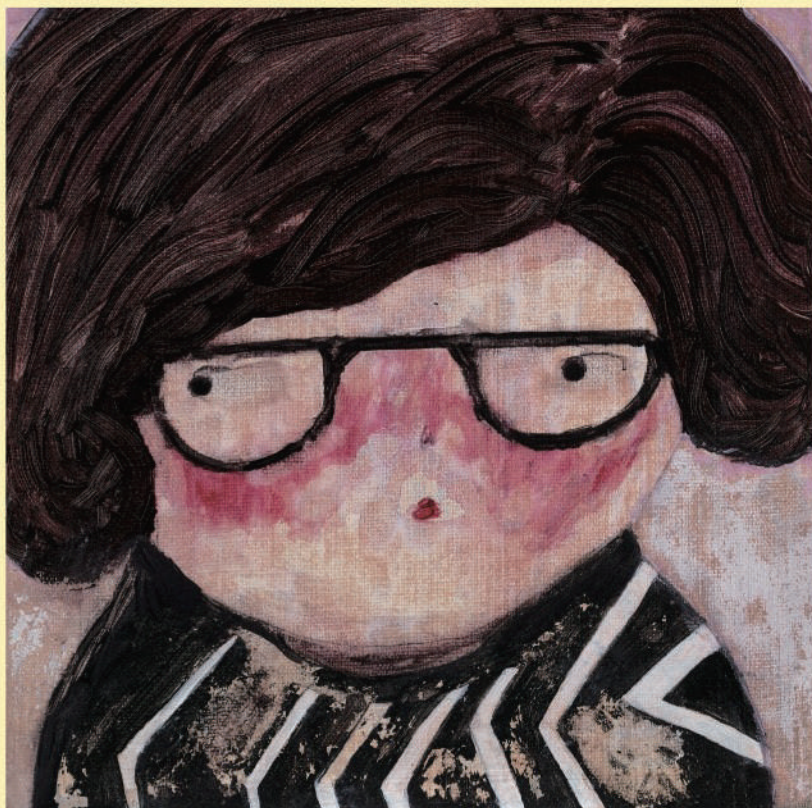
創作的過程裡再次確認了某些難得的事物。「覺得小時候很快樂，很想回到小時候。我的錄像也是做我以前玩過的玩具，一直很想找回什麼似的，但是做完還是沒辦法找回來啊！那個過程也是感覺很好。」



羅喬綾在八里的工作室（攝影：陳明璉）



羅喬綾 幼稚園畢業 2010 壓克力顏料畫布 40×40cm



羅喬綾 小華 2009 壓克力顏料畫布 40×40cm

每個人的心裡都住著一個小孩。羅喬綾相信，任何人都有那麼天真、純粹的一面，而且經常不經意地表露出來。「我想留住大家還有的純真，但是真正要畫卻很難捕捉。有些畫的是我的朋友，有些是不認識的人，但就算是路邊的人，我也不是用拍照的方法留住，而是把他記在腦子裡，或者畫在筆記本。可是我知道他不是永遠那個樣子，我只是想幫他留住他還有的那個樣子。」有一段時間她在學校工作，很受不了時間被制約。「那一陣子很不甘願上班，一直在素描本上畫草稿，非常草的草稿。畫完這些草稿，覺得下班回家我就要畫這些人！」這些人物除了周圍出現的熟識的人，也有很多虛構的人物。他們的模樣在某個時刻浮現腦海，「如果感覺到那個人來了，就要快點拿筆記本把他畫下來。」

2010年，她以自己為角色畫了一幅〈幼稚園畢業〉，之後，為她又創造了幾個朋友。有的時候，她畫裡小朋友想著長大想成為什麼樣的人，可能是大明星，也可能是太空人。「小朋友好像可以有歸零的開始。一切都是可能的、充滿希望的、新的，可以從原點開始，但



羅喬綾 小卡卡 2010 壓克力顏料畫布 40×40cm



羅喬綾 小夢露 2010 壓克力顏料畫布 30×30cm



羅喬綾 小可愛 2011 壓克力顏料畫布 14×14cm



羅喬綾 小巫師 2010 壓克力顏料畫布 14×14cm

是那些東西假裝不來。這是我從BonBon身上學到的。我的畫留下的可能也只是某個瞬間或者心裡的感動，希望藉由畫小孩的形象，喚起一些比較美好的記憶。」在還沒有當媽媽之前，羅喬綾只能回想經驗中所有珍貴的片刻，試著以作品把那些東西留住。而現在，小孩向她展現了這樣的美好，竟也讓她不知不覺筆下的人物年紀愈來愈小了。

或許是每個人心中真的都住著一個小孩，常常在展覽的時候，有陌生的觀眾見到作品，直覺得某一個人物和自己相像，也有人開始對羅喬綾說著自己的故事，彷彿某個遺失的自己在這裡被找到了。



羅喬綾 與兔子與貓的玩偶 2009 壓克力顏料畫布 60×60cm



羅喬綾 討你歡心 2010 壓克力顏料畫布 50×50cm

小的時候，羅喬綾和阿公阿嬤很親。「以前我阿公說我畫畫好像每天都在玩，但後來我做錄像的作品，他們都不能一起分享，好像距離很遙遠。最近我整理了自己的作品印了一本畫冊，拿給阿嬤看，她都會邊看邊笑。只可惜阿公已經過世了。」儘管羅喬綾的創作不限在繪畫，但是無論如何，創作就是要誠實地面對自己。「因為接受了學院的訓練，也會嘗試著很多可能的創作，最後，我想要把一些制約式的東西拋掉，回到自己，再想一想什麼才是我想要繼續下去的創作。所以在此之前的作品，現在看起來好像只是技巧上與情緒上的塗抹。但也因為這些塗抹之後，發現了一些珍貴的東西，也就愈來愈明白了自己了。我的錄像到繪畫作品，其實都是在抓住一些好像快要失去的東西，我只是用我自己的方式把他們保留下來，特別是屬於小時候的這個部分。所以不管創作的媒材是什麼，對我來說我都是在做同樣的事情，只是媒材本身會有自己的語言，而繪畫這個媒材對我來說感覺上可以比較親近。現在就是藉由畫這些小孩的臉來說一些小祕密。我畫的這些人物有時候是自己的影射，

或是對現實環境不滿的轉化，但是沒有太強烈的手法，只是把這些情緒微微地隱藏在眼神或是舉動裡。」

假如只有變得世故才能在大人的世界裡生存，那麼羅喬綾筆下的這些小孩，大概就是某些不願意長大的靈魂，最任性的抵抗。

右·羅喬綾 太空人那那 2010 壓克力顏料畫布 30×30cm
下·羅喬綾在八里的工作室 (攝影：陳明聰)

